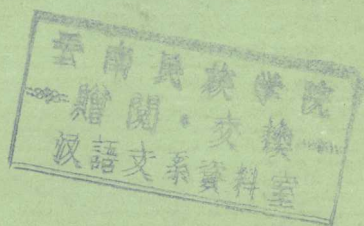


庆祝建校三十周年

文科学生论文选



云南民族学院

053

0254

庆祝云南民族学院建校三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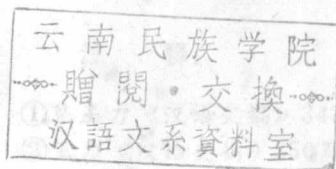
文科学学生论文选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173695



云南民族学院教务处

一九八一年九月

大南吳學堂對三十三周年

题 字：马 曜

责任编辑：杨 敏 蔡鉴远 陈天权 邓希贤

封面设计：杨 均



大南吳學堂對三十三周年

一九八一年六月

前 言

云南民族学院建校三十周年了。

三十年来，在党的领导和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云南民族学院不断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调动了全院师生的积极性，出现了尊师爱生，教学相长，勤奋学习，团结互助的好风气。为了检查教学效果，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鼓励各族学生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树立良好的学风，去年，我们在文科各系学生中，组织了一次论文比赛。共收到论文一百三十四篇，涉及范围颇广，内容丰富，有六十三篇得到学校的奖励。我们从中选择了一部分论文，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昆明地区大专院校文科学生学习报告会”，获得省的一、二等奖各十二篇，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现在把这二十四篇得奖论文编辑成册，作为三十周年校庆献礼，向党和各族人民汇报。

这些论文是各族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习作，水平不高，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同时也希望全院师生进一步振奋革命精神，为提高各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云南民族学院教务处

一九八一年八月

目 录

生产力高度发展是实现民族融合的基础

.....政治系77级 纳西族 杨 慧 (160)

试论解放前怒江傈僳族的家长奴隶制

.....历史系78级 白 族 杨光明 (55)

碧江怒族命名法浅析

.....政治系77级 白 族 何叔涛 (239)

白族支系“那马”的习俗

.....汉语文系77级 白 族 罗世保 (250)



论孙恩卢循的反晋斗争

.....历史系78级 白 族 陈亮旭 (1)

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简论

.....历史系78级 回 族 朱端强 (14)

杜文秀简评

.....汉语文系77级 回 族 李清昇 (65)

试论土地兼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历史系78级 回 族 马兴东 (78)

试评汉文帝及其政策

.....历史系79级 回族 李安泰 (91)



浅谈萧统的文学思想

.....汉语文系77级 纳西族 和 勇 (25)

萧涧秋论

.....汉语文系77级 回族 锁欣祥 (34)

普希金抒情诗的忧郁情调

.....汉语文系78级 白 族 李承祖 (99)

曹植诗歌再评价

.....汉语文系77级 回族 马建德 (117)



原始神话先于原始宗教

.....汉语文系78级 纳西族 和明远 (47)

黑格尔的“中介”思想及其在美学中的意义

.....汉语文系77级 纳西族 丁立平 (209)

“写真实”不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目的

.....汉语文系77级 白 族 杨荣昌 (223)

浅谈民歌的起兴

.....汉语文系78级 纳西族 李静生 (232)



价值量决定的规律及其现实意义

.....经济管理系77级 白 族 施本植 (170)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促进我省农业全面发展

.....经济管理系77级 白 族 张福元 (182)

竞争浅议

.....经济管理系77级 彝 族 茶洪旺 (198)



时地名词在句首的作用

.....汉语文系78级 白 族 杨公瑾 (262)

试谈汉语系词的起源

.....汉语文系77级 白 族 甘东虹 (284)



从延期偿付法到约翰逊法案

——试论美国战争债务政策

.....世界现代史专业研究生 汉 族 黄贵荣 (126)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美日谈判

.....世界现代史专业研究生 回 族 沈静芳 (139)

论孙恩卢循的反晋斗争

历史系78级 白 族 陈亮旭

关于东晋末年孙恩卢循起兵反晋的性质，史学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另一种认为孙恩领导的是农民起义，而卢循的反晋斗争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乱；第三种则认为孙恩卢循前后十三年的反晋斗争都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又有不同于上述三种意见的看法。^② 持第一种意见者对孙恩卢循的评价都很高，认为他们都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征诸史籍，上述诸说除第三种意见外，看来似有商榷的必要。

一、孙泰的五斗米道

论述孙恩卢循的反晋斗争，一般都从孙泰五斗米道说起，认为孙泰孙恩叔侄利用五斗米道团结组织群众，从而为农民起义作了充分的准备。^③ 有的则说五斗米道从东汉末年张鲁投降曹操后，内部分化，一部分受招安，“他们把五斗米道变成了御用的宗教，此后遂为世家大族所崇奉；而一部分不屈服的仍下草泽为叛徒如故。”如钱唐杜子恭所传授的就是“没有受招安的一个支派。”孙泰传授杜子恭的这个支派，在农民群众中“建立了广大深厚的基础。”^④ 所有这些论述，都认为五斗米道在农民群众中曾广泛流行，并把它和孙恩卢循的反晋斗争联系起来，从而断定他们是在领导农民起义。核之有关史文，殊觉这些说法不尽与史

实相符，是缺乏说服力的。

沈约在《宋书·自序》里说：“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杜子恭家是世为钱唐的大姓，^⑤子孙“世传五斗米道”。^⑥孙泰是南渡侨迁的琅邪士族，师事杜子恭，“子恭死，泰传其术。”由于他“浮狡有小才”，于是“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⑦据《通鉴》的记载，则谓“琅邪人孙泰学妖术于钱唐杜子恭，士民多奉之。”^⑧看来杜子恭及孙泰所传的五斗米道亦即天师道，当是流行于上层社会，为高门大姓所崇奉。如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就是世奉“张氏五斗米道”的琅邪士族。^⑨不仅琅邪王氏，东晋南朝信奉五斗米道的士族还有吴郡杜氏、会稽孔氏、义兴周氏、高平郗氏、吴兴沈氏及丹阳葛氏、许氏、陶氏等。甚至皇族会稽王司马道子的世子元显“亦数诣泰，求其秘术。”^⑩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孙泰所传的五斗米道，主要流行于世家大族之间。我们知道，魏晋以来，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逐渐融合，性质上也起了变化，成为以“服食”、“养性”为主的宗教，这本来是宗教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存在什么“受招安”与否的问题。此外，五斗米道这时虽主要在地主阶级上层中流行，但并未居于统治地位，因此，“御用宗教”的说法也是欠妥当的。至于农民群众，试问，被豪家贵望、世家大族剥削得一无所有的劳动人民，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哪里还能“竭财产、进子女”来信奉孙泰的五斗米道，“以祈福庆”，幻想“长生”呢？^⑪

琅邪士族孙氏与上层统治阶级的关系，并不自孙泰始。其族先人孙秀早在西晋末年即得宠于赵王司马伦，参与了司马伦谋废贾后的活动，司马伦僭位后任孙秀为中书令。“伦、秀并惑巫鬼，听妖邪之说”。^⑫可见孙秀与司马伦也都是五斗米道的信徒。自司马伦称帝和孙秀专权后，西晋末年的宫廷大乱即扩大为

诸王间的大混战。东晋偏安江左，“世奉五斗米道”的琅邪士族孙氏南渡，孙泰师事钱唐杜子恭，并继续传授其“秘术”。王导之孙“王珣恶之，流泰于广州。”^⑭孙泰到广州后，广州刺史王怀之委任他为郁林太守。后来通过太子太傅王雅的关系，又把他召还。会稽王司马道子任用他为徐州主簿，“稍迁辅国将军、新安太守”。^⑮从孙泰的这一经历看来，东晋末年的孙泰也同西晋末年的孙秀一样，借传授五斗米道的“秘术”，奔走周旋于皇室贵望和地方大吏之间，是怀有个人的政治野心的。

孙泰打进司马道子父子极端腐朽的统治集团之际，正值司马氏皇室与侨迁世族当权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隆安二年（398），兖州刺史王恭举兵反晋，实际上是反对司马道子父子。这时身为新安太守的孙泰乘机“私合义兵，得数千人，为国讨恭。”^⑯表示拥护司马氏皇室，但同时也就暴露了他的个人野心。他本想以讨王恭为名，公开招募士卒、阴谋作乱，这就引起了东晋统治集团的警惕。《通鉴》载其事说：

“泰知晋祚将终，因王恭之乱，以讨恭为名，收合兵众，聚货钜亿，三吴之人多从之。识者皆忧其为乱，以中领军元显与之善，无敢言者。会稽内史谢辅发其谋，己酉，会稽王道子使元显诱而斩之，并其六子。”^⑰

《通鉴》的这一记载清楚地说明了孙泰的政治野心和被杀缘由。孙泰虽然与司马元显交厚，但一旦其野心暴露，危及司马氏皇室统治地位时，他们之间免不了是要互相残杀的，这在东晋一朝的政治史上是极为平常的事。可是有的论著却说：“孙泰并不去和那些腐朽的东晋统治者同流合污，却很同情农民的痛苦，利用宗教去教育和组织群众，这样，他不仅得到农民的爱戴，也得到一些失势地主的拥护。”^⑱还有的说孙泰叔侄的传教是“继承

‘五斗米道’的教旨，在大江南北及沿海，教育和组织农民。”^①孙泰果真是在“教育和组织农民”，“得到农民的爱戴”吗？我们且看桓玄讨伐司马元显的檄文是怎样说的：

“妖贼之兴，实由此竖（指元显）。居丧极味，孙泰供其膳，在夜思游，亦孙泰延其驾；泰承其势，得行威福，虽加诛戮，所染既多”^②

把这样一个传授五斗米道“秘术”的野心家誉之为农民起义的领袖，这不是在歌颂农民起义，而是对农民起义的极大污蔑。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孙泰能够打进极端腐朽的司马道子父子统治集团，是全靠他传授五斗米道的“秘术”的。据有的论著的解释，“所谓‘秘术’，实际上是某种魔法和房中之术。”^③这是对的。据《魏书·释老志》，“三张伪法”包括向信徒收取“租米钱税”及传授“男女合气之术”。另据张华《博物志·方士》篇，有“（左）慈晓房中之术”的记载，《后汉书·左慈传》亦称左慈“少有神道。”结合上引桓玄讨伐司马元显的檄文，不难看出孙泰所传的“秘术”完全是为豪家贵望上层地主阶级的腐朽享乐生活服务的。把五斗米道的“秘术”向劳动人民传授，让劳动人民接受这种“秘术”，这是对劳动人民的污辱，哪里还谈得上利用它来“教育和组织农民”。应当说，五斗米道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

二、孙恩的反晋斗争

孙恩的反晋活动，是从孙泰被杀以后，他逃到海岛上时开始的。《晋书》本传说他“聚合亡命，得百余人，以谋复仇。”据前引《通鉴》及孙恩本传的记载，揭发孙泰阴谋的是会稽内史谢琨，诛杀孙泰的是会稽王司马道子，则孙恩的复仇对象显然指的是会稽世族贵望当权派，特别是谢氏仇家。但这时若以“亡命百

余人”来进行“复仇”，力量显然是不够的，他还得窥测时机，有所等待。

整个东晋一朝，存在着三大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皇族之间的、皇族与世家大族之间的，北方侨迁世族与江东土著士族之间的以及江东土著士族内部之间的等等。这些矛盾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随时变换其主从地位。淝水之战后，民族矛盾暂时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号令威权，多出强臣。”^②到司马道子执政时，专权树党，势倾内外；而各地镇将手握重兵，都在窥视朝廷。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越来越尖锐。由于“藩伯强盛，宰相权轻”，^③司马道子更任用心腹，以图削弱方镇，结果导致王恭的两次起兵。司马元显在击破王恭以后总揽朝政，“政无大小，一委元显。”^④但上游荆州的威胁既无法有所减轻，而对北府兵亦感到难以控制，于是决定建立一支能由他指挥的军队。可是他所能直接控制的地区仅止是三吴之地，^⑤而所能征调的兵源也只有“发免奴为客者”之一途，即征调东土诸郡世家大族的部曲佃客。《晋书·简文三子传》载：

“元显性苛刻，生杀自己，……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

司马元显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为兵，使得“东土嚣然”，“天下苦之”，这就给孙恩一个“复仇”的好机会，《晋书·孙恩传》称：

“及元显纵暴吴会，百姓不安，恩因其骚动，自海攻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

可见司马元显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为兵，是引起孙恩反晋的导火线。但这里应当指出，隆安二年孙泰私合兵众讨王恭时，因“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于是阴谋为乱；到隆安三

年，孙恩因见吴会“骚动”，“百姓不安”，率百余人从海上攻上虞，袭取了会稽；这都表明了孙恩和孙泰一样，他们的反晋活动是带有个人政治野心的。他们的起兵为乱，一直表现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继续发展。有关史文亦无他们领导农民起义的记载。只是到孙恩袭取会稽后，杀了王羲之之子、谢奕的女婿、五斗米道徒、会稽内史王凝之，这时可能有农民群众参加，并收纳了王谢士族所占荫的部曲佃客，这才“有众数万”，声势浩大起来，从而使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晋书·孙恩传》说：

“于是会稽谢斌、吴郡陆瓌、吴兴丘瓌、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及东阳、新安等凡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

从表面上看来，东方八郡反对司马元显征发“免奴为客者”，而孙恩袭取会稽则配合了这一反抗行动。这就是所谓的孙恩领导的数十万农民的起义。持孙恩起义论者，也主要是根据孙恩本传的这一记载，认为这是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②6}因此，这里有必要对上述的记载作具体的分析，来看这些记载所反映的究竟是农民起义，抑或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首先看什么是“免奴为客者”。《通鉴》注云：“奴户者，有罪没为官奴；公卿以下至九品官及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占荫以为客户，是谓免奴为客。”^{②7}显然，免奴为客当即世族门阀所占荫的客户，亦即私荫或荫户，也就是人身依附关系较强的部曲佃客。门阀世族占荫客户，这是西晋以来世族高门在经济上享有的一种特权。他们按照荫亲属制有权从国家总户口中割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私属；从国家总赋税中割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私赋税。^{②8}也就是说，士族高门有权向国家争夺负担赋役的劳动人口。皇族与世家大族的矛盾，就是从士族高门享有的这一特权产生的。终东晋一朝，皇族与世家大族互相争夺负担赋役的劳动

人口，一直是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司马元显调发“免奴为客者”为兵，遭到东土诸郡士族的反抗，首先迫使三吴地区失意士族谢鍼、陆瓌等率领他们的部曲佃客，去投靠袭取了会稽的孙恩，使孙恩的声势更为浩大，有“众数十万”，把斗争的矛头一致指向司马道子父子。当然，东土八郡数十万众响应孙恩，其中当有不少的劳动群众。但是，斗争的领导权始终是掌握在反司马元显的失意士族和无数地主（如“吴兴民胡桀、郗骠”等^②）的手里，这就决定了东土诸郡的响应孙恩，只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方的力量的组合，而不是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

其次看孙恩取得会稽后是怎样进行反晋的。评价农民起义，主要应看起义的领导者是否代表了农民的利益，在起义的发展进程中有无某些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措施，有无推翻黑暗腐朽的统治势力的坚强意志等等。孙恩袭取会稽后，由于获得东土诸郡反司马元显的失势士族和地主的响应，由“有众数万”到有“众数十万”，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上显然是处于优势地位的。此时，如果孙恩真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他应当立即进取建康，推翻东晋王朝的黑暗统治，建立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新政权。可是孙恩并未如此。他上表朝廷，请诛司马道子父子，这在实际上表明他承认司马氏政权的继续存在，而自己称为“征东将军，逼人士为官属，”^③实行在司马氏政权下的方镇割据。孙恩任命响应他的东土士族吴郡陆瓌为吴郡太守，吴兴丘乜为吴兴太守，世奉五斗米道的吴兴沈穆夫为前部参军振武将军余姚令，^④组成五斗米道徒与东土失意士族的联合政权。他“号其党曰‘长生人’，宣语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及婴孩。”在“诛杀异己”的号令下，展开了“死者十七八”的大屠杀。待到司马道子父子派谢琰刘牢之等率军前来讨伐，孙恩也不准备与谢琰等对抗，听到刘牢之已率军渡江，他即“虏男女二十余万口，一时逃

入海，”^②让原初响应他的东土士族陆瓌、丘昞、许允之、沈穆夫等为谢琰、高素所诛杀，让他与东土八郡失意士族所建立的五斗米道地主割据政权为晋军所摧毁。从这一系列的事实看来，孙恩的反晋斗争，在他袭取会稽到败逃入海的五十余天内，一直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晋书·孙恩传》载：

“初，恩闻八郡响应，告其属曰：‘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至建康。’既闻刘牢之临江，复曰：‘我割江东，不失作勾践也。’寻知牢之已济江，乃曰：‘孤不羞走矣。’”

孙恩的这一自白，充分表明他的反晋斗争是要为王为帝，而不是起义农民的领袖，谈不上去领导农民进行起义，进行斗争。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孙恩在败逃入海以前，多少还算是率领农民起义，卢循则完全是五斗米道作乱。”《简编》在这里用了“多少”二字是极有分寸的。在这前面，《简编》又说：“孙恩的党徒号称‘长生人’，是一群奉五斗米道的亡命无赖。孙恩和这群人专事屠杀掳掠，破坏不遗余力。”^③这就完全否定了孙恩。孙恩从“有众数万”到“众数十万”，其中当然有不少的农民参加。只是在这一点上，孙恩的反晋斗争才“多少”带有农民起义的性质。但当孙恩看到农民既杀了世奉五斗米道的王凝之，又杀了敬事孙泰、世奉五斗米道的孔道，他所领导的农民已逐渐起来动摇他所建立的五斗米道地主政权的基础时，他就下令“诛杀异己”，大肆屠杀掳掠，“刊木堙井”破坏生产，直接打击农民起义。在这一点上，东土八郡正在兴起的农民起义，实际上是孙恩直接镇压下去的。可见孙恩根本不是什么领导农民起义的领袖，而是破坏农民起义的野心家，五斗米道道徒。

三、卢循的割据

隆安三年，孙恩败退到海岛后，于四、五两年间曾几次登陆进

攻余姚、上虞、会稽（浙江绍兴）、扈渎（上海）、京口（镇江）、广陵（扬州）等地，杀了谢琰及其二子谢肇、谢峻和吴国内史袁山松，生俘北府军将领高雅之，但均为刘牢之、刘裕所击败，几次逃入海岛。元兴元年（402），孙恩复寇临海，大败，“穷威，乃赴海自沉。”^{③4}

卢循是孙恩的妹夫。孙恩死后，余众推卢循为主。“卢循自称征虏将军，领孙恩余众略有永嘉（浙江今县）、晋安（福州）之地。”^{③5}“桓玄欲且辑宁东土，以循为永嘉太守。循虽受命，而寇暴不已。五月，玄复遣高祖（刘裕）东征。”^{③6}据《晋书·卢循传》的记载，元兴三年八月，“刘裕讨循至晋安，循窘急，浮海到番禺，寇广州，逐刺史吴隐之，自摄州事，号平南将军，遣使朝贡。……（朝廷）乃权假循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卢循取得广州后即正式成为东晋王朝的地方大吏，挂了三个大官衔，同时行使职权，任命属官，派姊夫徐道覆为始兴太守，用世族高门琅邪王诞为平南将军府的长史。据《魏书·司马睿传》的记载，卢循“令其党徐道覆据始兴，余郡皆以亲党居之。”而他又受刘裕的管辖，因为刘裕这时“又都督交广二州”，^{③7}是他的上级。从元兴三年他攻克广州起，到义熙七年（411）北进失败后在交州赴水死止，他割据统治广州地区共七年，俨然是东晋王朝灭亡前南方一个有职有权有势的大方镇。如果说孙恩曾想“割浙江，不失作勾践”是野心家狂想的幻灭，那末，现在卢循以朝廷命官长期割据统治广州，则是实现了孙恩的宿愿。

持孙、卢、起义说者说：“孙恩死后，晋廷对卢循便实行拿永嘉太守的官位去‘抚安’他，但卢循不受收买。……晋廷又采卑劣手段，任卢为广州刺史，徐为始兴相，他们仍不受收买。”^{③8}有的认为孙、卢共同领导农民起义，但后来卢循成为东晋地方大吏，足见其立场不坚定，是不应作为领导农民起义的领袖的，于

是代之以徐道覆，称之为“孙恩徐道覆起义。”^③这样处理，表面上似乎撇开了“叛徒”卢循，专一颂赞农民领袖，但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因而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

孙恩、卢循都出身于士族。卢循为范阳卢谡之后。《三国志·魏志卢毓传》注引《卢谡别传》云：“妖贼卢循，谡之曾孙。”范阳卢氏为北方大族，卢氏的一支南渡可能较晚。卢循“善草隶弈棋之艺”，^④孙恩有文集五卷行世。^⑤孙、卢、徐互相联姻，反映他们的士族门第大体相同，虽与王谢等世家大族比较起来，他们的社会地位是要低得多，但他们毕竟还是士族，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士族身分决定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必须依附于当权派，才能保持自身的利益，如孙泰利用五斗米道依附司马道子父子，卢循取得广州后依附于刘裕，“循遗刘裕益智粽，裕报以续命汤。”^⑥他们的士族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与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结成可靠的同盟。持卢循起义说者，说卢循不受晋廷的收买，实则卢循无须收买，他早已主动对晋廷“自摄州事”，“遣使贡献”，因为这是他的士族身分决定了他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必须这样做的。卢循割据广州七年，如果没有徐道覆的鼓动，是不愿再次起兵的。卢循在兵败赴水死时说：“我固不失广州刺史也，道覆误我。”^⑦徐道覆也曾抱怨卢循说：“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⑧卢、徐的这些自白和孙恩的自白一样，虽各自所怀的政治野心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都表白了他们的反晋斗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而不是领导农民起义。

综上所述，我认为孙泰、孙恩、卢循、徐道覆是一个在上层社会传授五斗米道的野心家集团，为了实现他们的个人政治野心，他们先后几次起兵反晋，其性质纯属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